禮記章句

禮記章句卷三十五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問喪

問者設爲問荅以發明喪禮之意蓋先儒讀喪禮而原其禮之所自生一出於人心之不容已先王特爲著明之以盡孝子之所固有則不能繇乎是者必迷失其本心之仁愛而非勉强難企之可原也其言深切婉至能傳孝子之心以達於典禮蓋有非秦漢以後諸儒之所能及者凡此類其七十子之徒受自聖門而述之者與凡八章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雞斯當作笄纚字之誤也上古兮反下所蟹反乾古寒反飲於禁反食祥吏反

始死謂小斂以前笄骨簪所以固髻纚韜髮帛以成髻者笄纚者去冠也未斂不忍成凶但去冠括髮乃并去笄纚而露髻矣徒空也徒跣不韈屨也扱上衽者納深衣下裳之前幅於帶閒交手兩手相交而拊膺凡此皆冀其生而不得哀迷奔迫之狀也惻憯也怛驚也在中曰心舉念曰意腎主志肝主魂肺主魄心神憤盈五藏皆傷也鄰里鄰長里宰爲糜粥以食在三日之後此士

禮也大夫則君命食之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夫防無反
形變於外內傷而色墨也口不甘味故水漿不入口身不安美故去冠屨扱衽承上文而釋禮之所自生皆下章所謂人情之實也
右第一章　此章明始死變服廢食之義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尸之爲言陳也謂陳列形體以告正終也柩之爲言久也謂藏之深固使可久也動尸謂舉尸就斂舉柩通啟殯至葬言之於時皆袒踊也懣煩菀也懣憤盈也煩菀憤盈則激而動體不然則心不安氣不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

發胸開外衣前襟爵踊雙足踊

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殷於謹反壞古外反

殷殷田田聲也通言男子婦人踊擗之狀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辟必益反

通結上文

右第三章　此章明辟踊之義自小斂括髮而袒袒乃踊至既葬反哭哭踊皆如初此通釋之

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送形葬也迎精反哭而虞也精者焄蒿悽愴昭明之實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慕者戀而不舍之意疑者冀其反而虞其未必反也此言孝子之情形於容色者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喪蘇浪反復加字下同辟必益反愾苦蓋反

此專言反哭時止亦已也謂人子之情雖欲更致而不能也悵自失貌愴驚悼也惚昏亂也愾歎恨也上二章皆自喪禮之外見者反推孝子之情此章則極孝子悲哀之情而推之於哭泣辟踊以寫其無可如何而止自傷之隱其言體悉深切尤爲人子者之不忍卒讀而反念之則當父母幸存之日其愛日而不忍須臾違離者

又當何如邪

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

祭之宗廟祔於祖也以鬼享之謂虞而以祭易奠乃始有尸事鬼之道也徼幸者知其不可復反而致哀盡誠以冀之也

右第三章　此章明反哭虞祔之義

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枕之任反

不敢猶言不忍苫結草塊土墼

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

也

勤憂勞也慼念曰心不忘曰志實固有之也三年之哀盡人而皆固有之孝子爲能不昧耳

右第四章　此章明居廬及堊室終喪之事以上四章雖無問荅之辭而陳其義以釋疑則亦待問之道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

斂大斂三日斂者士禮問其近者則遠者可推已然此惟北方地氣高寒而方夏須冰者能之南方卑溼或時値暑雨固不能也

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

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復加字爲于偽反斷丁貫反

匍匐伏地依尸未就哭位也心益衰者無復望也此蓋理之所無而人子之心不可以理論姑待之以不拂其情也然因是而親戚至喪具成則事理亦順焉道之所以兼成也天子七日而斂諸侯五日孝子之情雖同而用冰多代哭者衆可以久延喪具豐奔哭者遠非三日可齊則益得以慰孝子之心矣

右第五章　此章以下雜取喪禮喪服之疑義而設問荅以明之則問喪所繇名篇也義雖未備而舉其大綱則餘可推矣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

謂袒者不冠也凡有服者自五世袒免以上皆嘗哭則袒袒則免袒免而後踊實弔者雖踊不袒則皆冠也

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禮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

惟爲父母始死括髮而袒餘則免免狀如冠但狹耳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

不袒則亦不免不踊則亦不袒錮廢也惟哀爲主則致乎哀而止不强所不能以爲文也

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觸地頭觸地也此承上文而推言之惟致乎哀而止故若男女擊胸稽顙各成其禮而哭泣悲哀以哀爲主則一也皆所以盡人情之實而無所强也

右第六章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

不冠謂本已冠而去之若固未冠則亦不免

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

禮義禮文童子不備禮情不能及於疏遠小功以上乃服之當室謂適子父沒而主家政者則禮視成人

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當室則緦則免則杖備成人之禮也

右第七章

或問曰杖者何也

問以何物爲之

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

爲于僞反

一也謂各用其一也苴麤惡也杖大一搤竹則任質爲

之桐則必削治乃圜勻條直哀彌至者事彌質

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

問所取義

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

杖不止於子而言子者舉其重也

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

爲母爲妻爲長子皆杖父在則否杖以扶病有適之道

爲尊者臨之雖病不敢不自力也

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辟婢義反處昌據反

尊者之處言殯在也趨喪趨也不杖不趨哀雖至不忘
敬焉所以事死如事生也
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
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此節總結一篇而言禮之既定有如天降地設然者然
天經地義皆即人情而顯盡人情之實則亦無非天則
矣
右第八章

禮記章句卷三十五終

衡陽王夫之譔

服問

服問猶言問服也記未嘗有問荅之文而言問者條析疑義以待問也儀禮喪服一篇相傳以爲周公所制其條列五服之施詳矣先儒旣爲之傳而有所疑者又爲分別而發明之雖略而未盡而禮之以義爲節文者皆自此而可類推矣凡七章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直戀反爲于僞反篇內並同

傳者儀禮喪服之傳也先儒以爲子夏所作今儀禮閒

採附衍章之後然略而不備此蓋儀禮所採之逸文也此章所引上四句皆傳文下四句記者之所釋也從謂所從者從之爲言屬也喪服之制皆繇己所尊親然有不正與己爲尊親者則以己所尊親者之旣服之於情義不得有吉凶之異故屬從而服之也凡所從者有五君也父也母也夫也妻也自此以外不從之服矣從輕謂所從者以降而輕而重謂不從之降而仍其重也公子諸侯之妾子皇沒者之尊稱皇姑妻姑別於嫡姑之稱君姑者公子厭於君不得爲其生母服齊衰君在則練冠麻衣縓緣旣葬除之君沒則小功其妻不論君之

存沒皆齊衰舅不厭婦庶婦無貴道從夫之情而不從其文也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妻爲其父母以夫故不貳斬降而齊衰期本至重也夫爲妻之父母緦而已相去絕等也蓋夫尊妻卑從之服已厚矣不可更重於緦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凡小功以降之親皆謂之兄弟以其服必相報有兄弟之義也外兄弟者外祖父母及從母也無服公子體君之尊不敢服其私親厭降而無服其妻無所厭仍以夫

服小功之差從而服緦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公子之妻無所厭得服其父母齊衰期公子體尊雖當服緦降盡無服也

右第一章　此章記從服降不降之異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

此二句傳文黨外祖父母從母及舅也母出則以父命爲重而以繼母爲主故服繼母之黨母死而父再娶母黨之恩不可替也因此而推知前母之黨無服矣所謂所從亡則已也

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此二句記者申傳文之意統不可二恩不可瀆也然則母出而爲繼母之黨服亦不爲其母之黨服矣

右第二章　此章記從母服其黨之異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期居之反衰倉回反篇內並同

三年之喪通爲父父沒爲母爲適長子而言期則自父在爲母而下通言之也既練既葬時相值也有又遂之也故葛帶者三年之喪練後所變之帶博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與期既葬所變之葛帶同也經首經

也三年之喪練除首絰期之喪既葬而葛絰首空故可以服期之絰也若婦人則首服三年之故絰而帶期之帶也功麤也功衰者三年既練之衰七升期既葬則爲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皆不服期之衰而從三年之麤也服重於三年之受服則從期之服與三年之受服等或較輕者則服練服各從其重者不以所輕者替其重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有亦既練而有也亦亦既葬也如之者帶練之葛帶絰大功之絰服練之衰也大功既葬之絰四寸有奇婦人

則絰其故絰而帶大功之葛帶

小功無變也

亦謂既葬也小功既葬雖有葛絰益輕小不可加於練衰之上故齊空首而不服之非獨三年雖齊衰期即葛者亦皆不變小功服輕不以輕易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有本謂不斷去近根纑者及不澡也小功以下澡而斷其本此謂大功以上未葬以前未受葛而三年之喪既練變葛則絰帶皆服輕服之麻而不服三年之葛從其重者也若小功緦則其麻既澡治斷本則雖麻而輕不

變葛之重也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斷都管反免亡運反下同去邱矩反

遇值其喪也麻斷本者小功緦也於免謂初死及葬當免時也經之加首經仍要經也既畢也小功緦之麻雖不變三年之葛然當其免之時哀新喪者重則姑變之以終事免事畢則仍練冠葛帶矣每可以經者與其虞卒哭之事雖不免而必加經於練冠之上以即位當其哀變之尤必伸其情也然皆當事而易畢事而反其練服此皆謂同姓之服必往哭者若異姓則不與不易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

因加也初亦故也謂練所本服之帶也不易冠者前已言不經斷本之麻而未言喪冠之變否故申言之也惟免則去冠非免則冠其練冠自若也當免之時則經亦必爲之變以成輕服初死之節冠則反其重矣然加小功緦之經於葛帶之上而不去葛故上節言去經而不言易經初帶未去明矣此言經者皆兼首要而言練而後要謂之帶也下兼言緦小功而上不言緦者葢脫字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

爲稅稅吐外反下同

不變謂非當免時重服雖已受葛輕服雖斬衰必服重服之受也功不變則期不變可知矣稅亦變也有本謂大功之麻要絰也以有本爲稅言惟大功之麻則可變齊斬之葛也蓋即上文所謂大功亦如之者經有本之麻絰服其功衰也此申言以見緦小功之不然耳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丁丈反

此謂大功之親殤而降服五月三月者也緦小功之麻不變重服之葛而惟殤之降者則變其本服大功也言

反則變者去其故帶矣無卒哭之稅承終喪之月算而言益正服大功三月卽葛而反其故葛帶今殤無卒哭變葛之事故因終其殤之月而後反下殤則否者禮愈輕不變重也

右第三章　此章記兩服輕重同時變不變之異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爲于僞反下同

君諸侯外宗外親之婦謂姑姊妹從母之子婦之類外宗之夫爲國君服斬其妻服齊衰期諸侯之夫人爲天子亦如之從夫之所尊而服重也世子疑於從父之所

尊均於夫人而不爲天子服此所異也蓋世子純乎人子之道不敢以天子爲君故與畿外之庶人同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他蓋反適都歷反下同

主主其喪也夫人妻猶言適妻也大子不敢主其母妻之喪而君主之尊統於一與不敢爲天子服之義同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爲君斬夫人大子齊衰期大夫不世爵而子恆爲士故得伸君臣之義無所嫌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乘食證反

母非夫人妾子也君爲其妾母服緦羣臣無服尊統於適也近臣內小臣之屬僕御驂乘右也御右與君同車吉凶不可離近臣君之私臣無社稷之事得從其私恩也唯君所服者推廣言之謂近臣僕右雖凡君服則服與君服同終始君除乃除不若從服者之降也

右第四章　此章記從尊者服從不從降不降之異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爲于僞反　衰倉回反）

公亦君也錫之爲言易也謂湅治之滑易也錫衰有事其布無事其縷如十五之縷而抽其半成布七升半細

而疏也居謂當弔之日未行而先服之以處也出弔畢而出也服之終日也當事正當弔也弁絰皮弁加環絰弔畢則釋之大夫恩重其妻則成禮而已不言母者母亦前乎爲卿大夫之妻者也

右第五章　此章言君弔於臣男女異制之別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免如字美扁反朝直遙反稅他活反齊即夷反衰倉回反

免脫也謂三年之喪未練及齊衰以下未變受服恆服絰雖見於尊者不免也有者不恆有之辭稅亦免也齊衰謂不杖者問疾於君及金革之事稅之可也其齊衰

杖者及斬衰君弔之往拜則亦不稅他事則不入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死生之故天性之哀奪人從吉而有喪者聽之皆戕其性而不仁之尤也引傳以釋上文之意

右第六章　此章記喪服親疏稅不稅之異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罪多者言人之所犯情事差異也刑五墨劓剕宮大辟

喪多謂有正有義有從有報有降也服五斬齊大功小功緦上附者罪情重而事輕服分疏而恩重則從重也

下附者罪事重而情輕服分親而恩殺則從輕也列者

比類而爲之等言先王之制禮法易簡而天下之理皆得矣

右第七章　此章通論義從報降之等皆以正服爲之準也

禮記章句卷三十六終

禮記章句卷三十七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閒傳 閒如字 古閑反

閒際也別也閒傳者釋喪紀輕重之差五服降受之節以爲喪禮喪服二經之傳也讀者通於其義而類推之則知禮非虛設而自然之節文一因乎人情之實而不可損益矣凡二章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衰倉回反齊即夷反篇內並同見賢遍反

苴麻之有實者今方書所謂火麻也服苴者苴麻絰也惡枯黝也首本也內貌也外服也枲牡麻今謂之蘂若枲者枯槁而黑白雜也經亦稱其容故齊衰麻絰也止者無旁營之意謂一於哀也容貌者哀見於容變其和而已發謂有諸心而不容已於著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起反

往者極氣一發也不反餘氣不斂也往而反一發盡氣末稍斂也三曲氣三易也偯餘聲哀容者聲無常度任氣消息惟垂涕蹙頞之容恆在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唯以水反樂盧各反

唯而不對人以事問己然則唯之否則不應不對以可否也言己意有所告諭不待問而自言也議旁及政事學問之類及樂者言可樂之事此上三者大功以下居次則然斬衰則終喪之期無所變易外有除受而內情則一也凡言齊衰者妻子兄弟之喪也爲母則同於斬衰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

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與羊御反莫漠故反疏食之食祥吏反下同

三日通殯爲第四日殯後乃食也爲母齊衰與斬衰同二日小斂後也三不食者日再食凡日半也士公有司爲治斂者壹與一通一不食當斂日不夕食也二十兩爲一溢爲米一升零二十四分升之一水飲不飲漿也齊衰以下不食之節皆謂既殯後不食醯醬菜用鹽酪耳醴酒醴及酒也不飲酒則亦不食肉矣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

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卒子律反期居之反下並同乾古寒反

中月閒一月也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禫也父在爲母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醴酒以醴爲酒也飲醴始食肉矣此言飲食變復之漸也齊衰以下亦漸變以復初詳見喪大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枕之任反說他活反芐下胡嫁反

倚廬在殯宮門外倚木於牆而垂茅下覆於地出入自

兩側至室亦在寢門外屋兩下者當楣爲門以堊塗壁

苄蒲萃以之爲席翦不納者斬除令齊不反納爲邊緣

也席則如常所寢席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拄楣翦屏苄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復芳服反

拄撐也拄楣者舉倚廬之木別用木撐之翳不垂地有

一簷從正面簷下出入也翦屏者翦齊當簷之草而別

以草爲屏遶三周蔽風雨也居堊室則毀其廬矣復寢

寢於內適寢此居處變〻復之漸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去此非反）

皆謂衰也其冠則與衰之受同八十縷曰升幅廣二尺二寸而經二百四十縷疏則必纔三升為尤纔矣斬衰三升正服也義服則三升半齊衰為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降而在大功者七升大功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降而在小功者十升小功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十五升者其縷之細與朝服等去其半者成布之經七升半細而疏也事湅治也縷經縷也無事其布成布後不復湅治蓋經縷熟而緯縷生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爲于僞反去邱矩反三重之重直容反緣俞絹反

此衣服變除之漸也受承也相承而漸減也六升以上爲成布言成乎布也未成布爲疏衰其正服齊衰以下受各降其服一等緦則絰帶變而衰無受矣去麻卽葛謂絰也卽就也葛帶要帶三重凡爲四股糾結之也其

闊四寸首絰則雖易葛而仍兩股婦人要帶亦如之不
三重也練冠練麻爲之縓緣者練爲中衣而以淺絳布
緣之衣於衰之內其衰則視卒哭後冠之升數也要絰
不除要之葛絰不除除其首絰也婦人則除要而首絰
不除也除先重者爲變吉故先所重也易服謂新有輕
喪而變易本服以服之易輕者男子要婦人首也義詳
下章此因類而及之爾素縞玉藻所謂縞冠素紕也麻
衣十五升布深衣純用素無采飾者至是而絰帶衰杖
皆除矣纖黑經白緯謂冠也其服素端黃裳當禫祭則
元冠朝服而祭後服此以終月數不純吉也無所不佩

言無所往而去佩也佩者玉及紛帨之屬

右第一章 此章記喪服輕重之別及其變除之節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 爲于僞反

承上章易服易輕者而詳記先有重喪復遇新喪之節以明輕重之別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卒子律反下同

輕男子帶婦人首重婦人帶男子首也包攝也特者表出之意斬衰卒哭首絰要帶皆已受葛遇齊衰之新喪則男子麻帶婦人麻絰而不服斬衰之葛各於其輕者易新喪之麻麻爲重無服可以攝葛之輕也若男子之首

婦人之帶則曰服斬衰受服之葛而不易齊衰之麻表其故有重喪而非爲新喪麻雖重不以葛易也重者從斬輕者從齊親疏尊卑之等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重直容反）

、練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矣大功初喪男子婦人皆麻於時男子空首婦人空帶則服大功之絰帶非易也特男子之受葛帶而易麻帶婦人則仍麻絰以服大功此易其輕者也是之謂麻重及大功卒哭又皆受葛男子復其練之葛帶而加以大功之葛絰婦人復其斬衰練之絰而加以大功之帶是重者仍未易惟加以大

功之受服而已是之謂葛重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記大功易齊衰之節也齊衰卒哭絰帶皆葛而男子服其受服之葛絰帶大功初喪之麻帶婦人帶其受服之帶而服其大功初喪之絰亦所謂輕者包重者特易輕不易重也皆不言衰者衰不易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麻葛皆謂絰帶同謂麤細同也斬衰之麻絰圍九寸五

分去一以為帶自此而遞減之齊衰之麻絰視斬衰之帶其圍七寸二分又五分去一以為帶其圍五寸七分六釐斬衰所受之葛其絰亦七寸二分其帶亦五寸七分六釐餘放此麻同則兼服之者謂重者不易輕者易而易者麤細既同則可與不易者兼服而無嫌也若減至不同則不易矣服問言緦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不變大功之葛而此言兼服之者舊說以為大功之長中殤降而服緦小功者是已

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服重者謂重者因其故服易輕者易葛而麻也此即輕

者包重者特之意而申言之者以明所謂兼服者卽易輕者之義且以見凡服皆然不但斬衰易葛爲然也

右第二章

禮記章句卷三十七終

衡陽王夫之譔

三年問

此篇設爲問難以見三年之喪不可短之意其言深切激至所以發人心固有之哀者至矣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而後世杜預之流猶從而爲之辭益不知其何心也凡一章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昌孕反別筆列反下同）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飾章表之也羣倫也殊父母之

喪於五服之上以別親疏也貴賤猶言尊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莫尊於父而喪之三年因以推之爲君爲母爲正統者以別貴賤也

無易猶言不易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創初良反衰倉囘反枕之任反

創傷也外疾也痛內疾也愈瘳也內外交傷不可旦夕而已也極猶期也此言三年之喪無可損也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

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丁貫反下同復芳服反

二十五月祥祭則[元]冠朝服袒杖皆除矣復生謂祭賓

冠昏得行反生人之常理此言三年之喪無可益也

凡生天地之閒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

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

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

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

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喪蘇浪反號胡刀反蹢直隻反啁職流反噍即油反知皆如字

巡繞也故鄉所從失羣匹之地蹢躅跳躍也踟躕欲去

復止猶啁噍長鳴辭知謂愉於愛而記憶不忘也至死不衰終身思慕也此節言天性之愛不可拚者物亦得之以爲情蓋與生俱生而爲天理流行之實於以警人心而使勿昧者至矣讀此而猶倡短喪奪情之說以蔑世誣民則不仁之尤而恥心亦蕩然矣夫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夫防無反人與之與以諸反下子與同曾作滕反俗讀昨滕反者誤焉於虔反

繇因也謂因之而立法也患邪淫者以邪淫害其心也曾下比微末之辭此明先王制禮不爲不肖而損也

將由失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過古禾反

修飾者秖欲不行則誠自不捨也駟之過隙謂從隙中窺駟馬輓車而過倏已逝也遂謂盡其情也窮止也此明先王制禮不爲賢者而益也

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于僞反

焉語助辭猶言於是也中者無過不及之理節時也壹一切也成文理者外致其文內適其理也釋除也總結上文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斷居之反下同更古行反

至期謂期之喪也至親者孫為祖為兄弟夫為妻父為衆子皆至親也惟其下於父母故以期斷十二次之周天之易也四游之復地之易也四時溫暑寒涼之氣天地之中謂草木生於兩閒者榮枯之復天地萬物法象皆變盡復起可以為一終之期也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父母之親篤於至親加倍焉則已至矣焉使者於焉而

使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其實則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親不及於予親者故於焉而使服亦弗及也

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殺所界反　閒如字

閒猶中也取則於人者恩之厚薄哀之淺深皆人心固有之則也和者恩之偏壹者情之専謂加隆也專致其隆於父母而推以和睦其親則秩敘咸宜而羣居各得其理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防無反下同

文謂章飾人藝以別於禽獸也壹齊也世移俗易而不能異者盡古今而皆爲人之子其情必同不待喻其所以然而自不容已也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天性之慈不知其然而自不容已子之於父母不容已於三年之喪亦如是而已矣非謂其相報也

右第一章

禮記章句卷三十八終

　　船山遺書十三

衡陽王夫之譔

深衣

深之爲言邃也凡衣裳之制各成齊而不相連惟深衣裳連於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深衣者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服之爲之以布緣之以采天子諸侯服之以襲老大夫士夕深衣以燕居庶人則以爲祭服古者衣冠之制皆有定式著之爲書今皆佚而不傳惟此衣者儒者以爲燕居講說之服故垂及於周之末世典禮淪廢而其制猶可考是以得傳焉夫一衣之制又非朝祭之

盛服疑若瑣細而不足紀乃其以飾威儀而應法象者其用如此之大不得而稍踰越也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天之經地之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君子之所以異於野人而養其氣體使樵鄙淫冶駔戾之氣潛移默化而不自知誠人道之切要也自晉以後袴褶袍韈雜於朝祭之服唐宋之主因陋塗飾而無能滌正而深衣一制獨賴此篇之存故司馬程張諸大儒得以祖述而製之爲服至於朱子詳考鄭氏古註之文折衷至當復古而爲之式俾學者得以躬被先王之法服是知此篇之得不佚亡者誠學者之大

者也其篇內所未盡者見於玉藻今依朱子晚歲所定
之制而參以鄭註爲之詳釋使來者庶有所考焉凡一
章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稱古者著其爲先王之法服也制形式度尺度權秤也
衡今之天平此總論深衣所取法爲一篇之大指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見賢遍反

膚謂踝骨被垂也土地也衣之長四尺四寸中屈而爲
二尺二寸雖有定度而裳則隨人之長短令適及踝也
凡言尺者皆周尺司馬溫公曰周尺一尺當今省尺五

寸五分弱

續衽鉤邊

續屬也衽在裳旁者屬連之前後不殊也案凡裳之制前後各殊旁有兩衽深衣則縫合之相續而四圍周合也邊續衽所縫合之縫也既合縫之又覆縫之謂之鉤邊以居體旁勞而易綻務合密緻也

要縫半下要於宵反縫扶用反

要者衣裳相接之處當人之腰故謂之要縫謂縫合成衣而其齊然也下裳下齊也此與玉藻縫齊倍要之義同要縫七尺二寸下齊丈四尺四寸也衣四幅幅各二

尺二寸凡八尺八寸裻縫與領旁之縫積去四寸餘爲兩袂者每幅三寸實去一尺六寸得七尺二寸而裳之十二幅斜裁之狹頭八寸除縫二寸實得六寸十二其六爲七尺二寸與衣相等便連縫也其下齊則用斜裁之廣頭一尺四寸除縫二寸實得一尺二寸十二其一尺二寸爲丈四尺四寸倍其下以便步趨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袼古落反

袼袖當腋之縫也高下其雙屈之度也凡二尺二寸固可以運肘出入矣袂袖之通稱自袼向袪也反詘之及肘者長齊手而其餘又可反詘之及肘也衣袂之制每

邊二幅凡四尺四寸去縫四寸實得四尺邊衣正幅爲袼者三寸共四尺三寸以中人爲度反詘之及肘矣長令有餘則威儀裕也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厭烏甲反

帶大帶也厭當也朝祭之服其帶當脅則稍下爲無革帶須中身也髀髀上骨脅肋也無骨腰間軟際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有與又通

制裁也裳六幅而裁之爲十二使廣狹相倒以應一歲之月則衣四幅其以應四時與

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

權衡以應平齊卽夷反下同

袂圜者袼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漸削之以至於袪其中爲偃月如半規至袂而後斂之也曲袷交領也裳前後各六幅左襟掩右兩襟相交曲領自如矩之方也負背縫也踝裳下齊所被之處也衣二裳六其縫皆當中雖廣狹不等而背縫如繩自領直達於下齊也下齊者裳下緝也十二幅之長相等而在旁者斜摋而短在中者直垂而長然其衣之則兩旁起處適與中長垂者均齊如權衡之平矣此中首節皆有制度之義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政蓋敬字之誤居慶反

行動也動以圓爲用負繩縫在後抱方領在前立身以直方爲體直者敬之質方者義之制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安者志不妄動平者心有定則此言體方圓平直之道可以修己而養德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五法者權衡二也施猶立也服之者制之爲法服也此結上節而起下文之意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無私無邪曲也無私者王道之公直者王道之正平者
王道之坦易也此言體五者之法可以建法而治人也
貴謂君子之服
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
善衣之次也相息亮反
擯相文也治軍旅武也謂皮弁韋弁元端之服皆以之
爲中衣也有表則謂之中衣無表則謂之深衣其實一
也完謂周身密緻弗費質素易成也善衣弁冕之衣次
者居裏而爲其副也若燕居則爲上服矣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

以素大他蓋反純之尹反下同

純度也衣蓋通裳言之也績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

孤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緣俞絹反廣古曠反

純緣也袂袖口緣也緣下齊緣也純邊襟領緣也三者

之純廣各寸半表裏合用三寸也

右第一章

禮記章句卷三十九終

衡陽王夫之譔

投壺

投壺者燕而主人以之樂賓也其器以壺義主於飲酒也按燕禮記脫屨就席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言若射則不必於射或射或投壺惟主人之意故春秋傳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是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士苟有燕皆可以此樂賓焉然則投壺之禮在燕禮之中而別爲一節而其禮雖視射爲簡而內正外直比禮比樂之意亦具焉古人斯須不去禮樂之實亦於

此見矣此篇蓋古禮之逸篇戴氏以其為禮之小故不附於十七篇之末而雜之記中說詳弁冕凡一章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奉芳勇反矢所以投者取象於射之矢奉之者本在下其數四司射在士則主人之吏攝之君則射人中所以盛算者君閭虎大夫兕士鹿刻木如其獸而伏背有圓孔容八算使人不以官言賤者也奉之皆於西階上北面東上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

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哨七笑反樂賓之樂盧各反重直容反

射則司射請而此主人自請之射不辭而此固辭所以異者射男子之有事投壺主於飲酒而盡歡也再辭而許者禮成也枉不直也哨口不正也重申也樂云者備弦鼓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薄官反還似宣反辟婢義反

賓拜受未受閒先拜於西階上北面起乃受矢也般還足般辟側身背拜者也曰辟者乃相者告拜者之辭也

主人拜送者賓方受矢即反阼階北面而拜此禮之以速爲敬者也

已拜句受矢進即兩楹閒退反位

已拜者賓已拜也受矢進即兩楹閒者進即楹閒受矢也主人升堂而東乃西行卽東楹西賓升堂進卽西楹東各南面相授受退反位者賓主各反其階主人於此時而拜送其記主人拜送於前者終言拜事而後詳其授受之節也旣皆反位惟奉中執壺者猶在西階上

指賓就筵

主人指也筵席也設於楹閒賓西主東爲榻中閒相去

一弓射用物投壺用筵遼者其坐投與

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度徒雒反

度量也壺閒者壺去筵之閒也二矢半者投壺之法近者爲難矢之長短見下文司射故位在西階上今乃置

中于階隨執壺者進設壺於筵前

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反位反其西階之位也設中設於西階當己之前也東面便視中否執八算者賓主各四矢每矢一算記其中否將投取諸中而執之別實八算於中以俟後投者凡執算皆復釋之投畢而後中虛焉未實之算委於中西

地上横之興者設中取算皆坐也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比毗至反飲於禁反請爲之爲于僞反

請司射請也請賓就其筵而告之也以射禮準之賓爲下耦筵在右順投爲入以下皆告以投法及飲政也順投者執矢揚之末在手本向上激而投之令本在下入壺底也入猶中也謂必順入而後得爲中也比投不俟拾投也釋釋算於地以記中也以射禮準之上射先投下射次投更番發矢謂之拾若急於爭中乘便利不待

拾而繼發則雖中而不釋算也飲酹而飲之也勝飲不勝者謂勝者之子弟酹酒奠於豐而不勝者取飲之也正爵飲不勝者之罰爵也馬勝算也投壺之禮既分賓主之黨每耦黨各一人以次並投至再至三而畢略與射同其飲之法則每投一番畢卽行罰爵與射之初番不飲者異葢投壺主於盡歡非習藝比故每投輒飲也又於投畢而飲之際爲勝者立馬三投畢而通記之凡三番皆勝之黨則慶之以酒其或一勝而兩不勝則以一勝之馬與再勝者助成三馬而受慶也射惟飲不勝者而不慶勝者投壺則有慶爵亦以盡歡爲主令均飲

也正爵慶爵皆通其禮而飲必先請者使知遵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大師曰諾大他蓋反

命亦司射命之也弦者樂工鼓瑟者二人歌工二人當燕席西階上北面射則遷於堂下投壺之遷否未聞貍首古詩或曰即射義所載曾孫侯氏之詩或曰蓋原壤所歌貍首之斑然者二說未知孰是閒若一者謂樂節之前後中閒必疏數如一也貍首諸侯之射節而此通用之者猶鄉射之歌騶虞攝盛樂也歌而命弦者弦歌和也抑有鼓節焉詳見下文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

於右主黨於左拾極業反

左右者主左賓右其弟子各就筵告也凡賓黨爲下筵在右故算亦釋於右主黨爲上筵在左故算亦釋於左司射東面南右北左也凡釋算皆縱奠之於地夾中爲左右其不釋之算終一耦則委於中西橫之

卒投卒子律反下同

凡已投者退反位次耦進投司射更執中內八算以俟又賓八算於中卒者盡賓主之黨皆投畢也

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

右鈎數所角反純族緣反奇居宜反

執算者旣卒投不更實算於中亦不委不釋之算於中西而執其餘算以告示其有事於算也既告乃委之純與全通雙也一純以取一算為奇者謂所釋之算各在一方數之時則每取一雙實於左手先數右算及十純則縮而委之又數左算及十純亦委之每委異之及數之將畢不足於十純則每純異之橫諸十純之下又不足於純則惟一算而為奇縮諸純下兩兩以十純相對次以純相對次視其奇之有無其相比對而有餘者則所勝之算所謂奇算也某者左若右也賢多也假令賓

黨多六算則曰右賢於左三純假令主黨多七算則曰左賢於右三純有奇也投者雖衆算雖多然亦可以大槩數之而必如是純純而記兩兩相比古人之慎而不佻以坦白而息爭意可見矣分黨以紀勝不勝通其算而數之假令一人四矢皆中而其黨不勝則亦與受罰爵孴雖以多中爲賢而不斥一人之得失以爲賞罰則勝者不足以驕而不勝者不章其恥所謂其爭也君子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奉芳勇反養餘亮反

命酌司射命勝黨之弟子酌也皆跪一黨皆飲也灌漑也謂飲已過如灌漑也養者已所樂養也跪而奉觴已告而立飲勝者亦跪答而立於飲者之東飲皆於西階上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馬之制未詳恭亦算類有白有黑公孫龍所謂白馬非馬者此也今俗所立標記亦謂之馬模直當也謂每當數算時輒爲勝者立馬也每投而立馬三投畢而慶多馬飲慶爵者其耦親酌不使弟子手授無豐

正爵既行請徹馬

正爵慶爵也徹馬者或更投如初或不復投則並壺中

徹之反位行燕禮之無算爵也

算多少視其坐

坐謂與於燕而坐者人各四算以次納之中若更投則

斂而又設之弟子立而酬者聽執事不與於投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扶鳳無反

籌矢也扶與膚通公羊傳曰膚寸而合側四指曰扶古

尺四寸於室於堂於庭各因其便燕禮以堂爲正也室

中狹故矢短而壺近堂次之庭中闊故矢長而壺遠凡

壺去筵二矢半室中則十二扶半凡五尺餘放此算之

算長尺二寸長直亮反

凡三扶與射算同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修長也壺之形圓下大上小上如頸下如腹通長尺二寸庭中之矢三尺六寸入壺中者三分之一爾口徑二寸半其圍七寸半劣容入矢然則次投者必拔去前中之矢矣容斗五升以圓周積實開方法求之腹徑九寸有奇

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

柘若棘毋去其皮爲于僞反毋去之去踋距反

小豆豌豆壺淺而矢長故畏其躍出棘小棗不去皮者

小枝天然之直去皮則易折也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

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敖五到反

魯薛者傳禮先儒之地或其姓也漢初有魯詩魯論有

韓詩毛詩殆猶是與二家所記令弟子之辭及鼓鼙之

節小有異記者以其皆有所本而並存之令戒也弟子

執事侍立久則倦而外馳故戒之古人當歡不亂而無

往非敎於此見矣幠荒也謂視聽荒逸也敖身容怠憍
也偝立背人而立踰言非其所言而言也浮滿酌罰之

鼓

通記二家之鼓節

○□○○□□○□○○□半○□○□○○□□○

□○魯鼓

以上魯所傳者

○□○○○□□○□○○□□○□○○□□○半○

□○○○□□○薛鼓

以上薛所傳者圜者擊鼙方者擊鼓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射之節長故用全投壺之節短故用半每鼓聲一終則一投凡四終而一耦畢不按節而投者射禮所謂不鼓不釋也方奏鼓頃足以從容而審固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長丁丈反冠古玩反使疏吏反

此皆不與於投者也而屬其黨則罰爵慶爵皆與投壺以飲酒爲主均其歡也庭長司正也司正位當庭中北面故謂之庭長冠士與於坐坐斯投矣其立者有父兄在也使者奉壺執事主人之吏也屬附也

晉鼓

以下晉所傳者

○□○○□□○○半○□○○□○○○○□○□○

僻鼓

以下僻所傳者

○□○○○○□○□○□○○○□○□○○□○半

○□○□○○○○□○

二家所傳又各不同記者兼記之以俟考正凡鼓聲皆

於歌雅首時奏之與弦歌相應鼓濁聲清間奏為節

右第一章

禮記章句卷四十終